

在现场

票友的风景

文 / 吴翼民

国泰民安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寻常百姓满足物质生活需求后有了精神生活的追求。退休老人纷纷投身文化娱乐活动,当起了票友。票友是对戏曲爱好者而言,比如这里有京剧的、锡剧的、沪剧的、越剧的、评弹的,每个剧种都有十几个几十个票友社团。广义地说,参与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包括现在火爆的大妈广场舞活动,都是票友活动。

我们这座江南城市的票友组织竟有上千个之多,谓予不信,有本地文化部门发放的小额资助为凭——每个票友组织每年发三千五千甚至上万数万不等的补贴,让他们添点儿简单服装道具或吃顿把夜宵。当然,没有这点儿补贴,票友们自个儿掏钱也要活动。我结识的几个票友组织都是自己掏钱买戏服、添乐器、购置音响设备……好在票友们都有退休工资,日子过得宽裕,权当买甜买咸吃了,抑或外出旅游花了,他们觉得唱啊舞啊远比吃喝和旅游开心,况且政府还补贴鼓励,即使是“洒洒花露水”,也可谓“皇恩浩荡”,故而助推票友们的文娱活动日见丰富、蔚为大观。

票友们初时还只是唱唱跳跳自娱自乐,继而有点不满足现状,要想登台展示自己的风采了,就请专业老师辅导,创排新节目,在居委和街道演出不过瘾;就上区里和市里演出;在本地演出不过瘾,就组织到外地去交流演出;自己演出不过瘾,还要掏钱请名家来客串;常规演出不过瘾,还要办个人专场演出:今天你来一个专场,明天我来一个专场,花上几万元不心疼,只作去了趟欧美观光。观光是观别人的风景,专场演出是别人观我的风景。让别人看我的风景才风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呢;还有,专场演出留下的音像资料足可留作终生的纪念,还可传给孙子后代看看呢,定格于不朽。我认识一位票友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在动手术之前,硬撑着也要办一场个人专场,同伴们都全力支持他,与他配戏,拿出最好的水平和状态。这一场演出啊,真是热闹风光,剧场门前摆放的花篮就有一长串,还有名家前来捧场,演出效果果然不同凡响。尽管终场后,主角累趴下了,但有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他说,即使倒在台上再也爬不起来,此生也不觉遗憾了。手术后他仍不甘心,纵然形销骨立,仍时不时到票友群里演唱,真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悲壮。

票友组织越来越壮大,除了退休工人,退休的公务员乃至领导干部加入了,卸下生意重担的企业家加入了……我有位事业成功的企业家老同学,玩这玩那的,玩来玩去,终于发现晚年玩票是最开心的事儿,于是经常呼朋引类浸润其间,越唱越有范儿,一下成了名票,每遇聚会动辄慷慨一曲,韵动四座,还经常在朋友圈里晒上一晒,其乐无穷啊。曾有两个票友是“出窠小弟兄”,年轻时在一个文艺团体共事过,后分道扬镳各干各的。某甲开了几家饭店,很成功,俨然大佬一个;某乙工厂下岗后开起了出租车,虽然拮据,倒也活得逍遥自在,两人道不同自然不相为谋。旁人说起他俩,褒贬之意不言而喻。然而到了晚年,忽然有了戏剧性的转变,某乙揭竿而起成立了个票友组织,昔日的朋友纷纷前来加盟,经营得倒也红红火火,他自个儿成了台柱,每有演出,粉墨登场是何等的风光;某甲兴许打拼事业过多劳累,或者过多应酬,竟然患上了癌症,终于意识到唱戏是件快乐的事儿,便也放下生意参加了票友的活动。两位“出窠小弟兄”晚年以票友的身份重逢,殊途同归,卸去了一切附加的东西,留下的除了快乐还是快乐。

老有所为

见到“交通大学东方艺术交流中心”画师钱根成先生的第一印象,这是一位热情开朗、言谈风趣的老者。虽年逾花甲但一头乌发,精力充沛过人。也许是常年浸淫在艺术的环境氛围里,这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的画家同时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协会的会员,经常来往于上海和日本之间,担任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步入耄耋之年依然热情、忘我、无私地积极投入工作,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在钱根成先生的画室里,见到了他创作的小幅风景油画《百年校门》,话题从这里展开。

这幅作品是钱根成特意为交大成立120周年而作。说到钱根成与交大所结下的不解之缘,要从他的青年时代说起。当年,钱根成所在工作单位和

学到老,画到老

文 / 胡海萌

交大同属一个系统,由于他担任基层宣传干事,从事美工宣传等事务,所以工作中常常得以与交大的教授、老师们一起相互交流切磋,在经年累月的合作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忆往事,钱根成说,自己与交大大师们的感情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就如老校友一般亲切、自然。

在创作前,钱根成成为画面题材思考了很久。最终他将目光投向了最具特色又能反映百年校园风貌的老校门。交大老校门是模仿京城宫殿门的建筑,朱门碧瓦,散发着强烈的民族气息。几十年来,钱根成从这扇门里进进出出,亲眼见证了它的变迁史,对它有着难言的深厚感情。他最终考虑定位于小幅油画写实风格,以便交大的学子们一眼认出自己的母校。钱根成具

有油画、国画、水彩画的功底,加之游学日本多年,他的绘画语言形成一种中西融合的美学风格。在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扎实稳健的艺术综合平衡能力以及他对画面整体性掌控和调度的能力。

钱根成回忆自己青年时代与交大结缘,光阴冉冉,白驹过隙,一眨眼,自己已是花甲之年。他把这幅心爱的作品捐赠给交大,致以他心中最崇高的敬意。钱根成说:“艺术家有国籍,艺术无国界。中西方绘画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背后的艺术理念是相通的。如何用油画形式表达民族命题,一直是我在艺术道路上努力探索和追求的方向。在艺术面前,艺术家要保持自己的初心。初心就是赤子之心。我会学到老,画到老。”



百年校门 (油画)

钱根成 (69岁) 作

老人老话(五十)

文 / 张大成

年轻,学养不多,喜欢硬争;年老,有了学识,喜欢静悟。与人沟通交流,容易相处;与邻和睦谦让,容易互助。常想自己的短处,不会跌倒;常学别人的长处,就会成功。一个忍字,让人安宁;一个忘字,使人快乐。心有定力,能站稳脚跟;人有动力,可干番事业。人轻我,是我无重处;君重我,是我有用处。学不知足,是在上进;用知不足,正在成才。寻禅意,去寻老树;玩奇石,要玩画意。不咸不淡,味道清淡;不忙不闲,生活悠闲。好友小聚,酒可怡情;才子相聚,诗堪适性;认认真真,做事踏实;清清白白,做人老实。繁杂的生活,可以用简单的心态化解;简单的设计,必须用复杂的理念铺垫。生活听过看过想过,简单最好;人生走过有过尝过,平淡最美。哭着流泪,明白了善良与责任;笑着流泪,知道了快乐与幸福。学书学艺,好看成不了艺术;种花种草,漂亮成不了盆景。

隔代亲

我可爱的小孙女

文 / 张巧巧

“叮铃铃……”重阳节的早晨,家里的电话机如小鸟般欢唱起来。我拿起话筒,一个稚嫩甜美的声音传来:“奶奶,祝您重阳节快乐、身体健康!”啊,是宝贝小孙女的来电,我兴奋地差点跳起来。“谢谢宝宝!奶奶也祝您快乐健康、学习进步。”我的小孙女叫戴怡琳,她长着一双晶莹如水的大眼睛,两条弯弯浓浓的月儿眉,粉扑扑的面颊,红艳艳的小嘴唇,人见人爱。

记得八年前她出生后,我和老伴因家事只能逢周末去帮忙带孩子。刚开始,孙女对我们有些许陌生,眼神透出不安。我时常抱着她,轻轻地抚摸她的纤纤手脚,温柔地与她喃喃对话。我们还带她去花园晒太阳、看风景、看小朋友游戏……日复一日,小孙女与我亲热了。以后见面,她先是瞪大眼睛惊奇地望着我,一秒钟定格,随即张开手臂,笑着张开嘴“啊啊”地叫起来,好像在说“奶奶,是您啊!”此时此刻,幸福蔓延我全身。

小孙女一天天长大,点点滴滴的变化常给我无比的惊喜。有一次玩“过家家”,她递给我一个玩具听诊器:“奶奶,我送你个礼物。这是治病的,你身体不好,就用它来听。”我说这是玩具,

她却一本正经地指着沙发上排排坐的绒毛狗、红衣鹿、小公主们说:“这些好朋友生病都是我用它听出来治好的。”一句话把我逗笑了,心里暖暖的。有一次和儿子谈家事,小孙女坐在一旁搭积木。说着说着,儿子声音不自觉地响起来,她立刻放下积木,“嗖”地站起来,双手叉腰,大声喝道:“爸爸,不准对奶奶大嗓门,向奶奶说对不起!”她掂着脚跟,小脸涨得通红,大有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儿子马上起立,笑着弯腰点头向女儿认错,可小孙女还不罢休,又“啪”打了一下父亲屁股。我笑得差点直不起腰。一年春节,大家在外婆家拜年,孩子外婆知道我有肩周炎,特意为我准备了一大包“暖宝宝”。晚上准备回家,车子正要启动,小孙女大喊:“外婆,外婆!”急得外婆快步跑到车窗口。“外婆,你给奶奶的‘暖宝宝’放好了吗?”“哎呀!早就放在车后箱了。”外婆嗔怪道。“奶奶老了,我怕她忘带了。”她回答道。啊!才五岁的孩子,却如此“用心”地关爱着老人。

小孙女上一年级后,我和老伴每逢暑假就去帮忙带她。奶孙俩一起比赛数学、默写字词,互相鼓励。今年假

期,儿子、儿媳带她去浙江安吉,小孙女知道我的折扇破了,在安吉特意为我买了一把大蒲扇,还在扇面上用彩笔写下一行字:奶奶,我爱您,我会好好学习的。看着这把充满爱心而又励志的蒲扇,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一把将她搂在怀里。

开学前的一个傍晚,儿媳和小孙女带我们老两口逛商城买鞋。小孙女看中一双白底红荷花旅游鞋,执意要给我。爷爷逗她说:“你哪有钱给奶奶买鞋啊?”她却一脸认真,字字掷地:“我用我的压岁钱!”我赶紧地搂着她,捧起这双白底红荷花鞋,那粉红色的荷花,在亮丽的灯光下真是美极了……

我可爱的小孙女,虽然你还年幼,但你的聪明懂事、你的爱心孝心,传承着我们中华传统美德,让我们老人的晚年生活充满阳光,更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